

## 走进李贽故居

■贺彦豪

在泉州古城有句闽南方言：“三五步一个文物古迹，三五步一个名人故居，三五步就能听到古街巷里的逸闻轶事、民间传说。”许多历史人物的故事世代相传，流传至今。

初夏的一天，我来到鲤城区万寿路123号的李贽故居，这是李贽青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，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朝气蓬勃的青年，他在城南一隅生活了30余年时光。泉州开放的海洋文化，敢做敢当、不迷信权威的地方性格，丰厚的文化滋养和进步的思想沃土，给李贽后来“叛逆”思想的形成埋下种子。

自唐朝贞元初年起，温陵古地，就有欧阳詹、俞大猷、郑成功、施琅等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先后诞生于此，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李贽便是其中的一位。这位明代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，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、重农抑商、假道学、社会腐败、贪官污吏等现象大加痛斥批判，主张“革故鼎新”，倡导功利价值，反对思想禁锢。其重要著作有《藏书》《续藏书》《焚书》《续焚书》《史纲评要》。

走进李贽故居，这是一座两进三开间的闽南大厝，虽然面积不是很大，但宽敞适宜，便于一家子居住。走过幽静的通道，我看见宽敞的天井没有屋顶搭盖，阳光和雨水，总是不吝惜地落在地上，无论是晴天丽日，还是大雨滂沱，天井总是一片光亮，这里是孩子们玩耍嬉戏的小天地。我忽然想起古代的孩子



(视觉中国)

在天井捉迷藏，骑竹马，这小小的空间，就是他们精神的乐园。

童年的李贽，让人不可小觑。从天井跨入正厅，仅一步之遥。在四四方方的正厅里，摆放着一些简陋的生活用具和古旧书籍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贽当时的家庭状况，二十几岁时，李贽也曾“就禄，迎养父母，婚嫁弟妹”，为了柴米油盐，几两碎银，他到处奔波劳碌，一边养家糊口一边读书，他深信“穿衣吃饭，即是人伦物理”的主张，挑战“天理”学说。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，困乏的生活使他屡遭挫折：老父去世，次男病卒，两个女儿相继饿死，真是雪上加霜，苦不堪言。李贽最后被诬，下狱，自缢在狱中而死。

亦可见其“离经叛道”的性格和

“至道无为”的政治理想。但一个人一生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，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，足够了。

宋元时代，泉州对外贸易兴盛，来往商人在此交易珠宝商品，这一条曾经繁华一时的老街，亦称聚宝街。然后拐进万寿路，就见路口的一处房子大门上的一块横匾写着“李贽故居”四个金字，格外醒目。李贽故居的工作人员说，鲤城区历时近一年对李贽故居进行修缮，基本恢复了故居的原貌，每天都有不少的游客慕名而来，了解这位思想大家的生平。

夕阳西下，下班的车流、人流如“潮水”般奔涌而来，街上一片喧哗。那天，我又重访李贽故居，宛如重新走进历史和人生的课堂。

## 以“蹭饭”的方式

■徐建中

那日，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我一个人懒得不做饭，便决定去母亲那儿“蹭饭”吃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执意一个人留在了她和父亲居住的那套老房子里。虽然距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就几公里，但她一个人在那，总是显得落寞。我多次让她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，可是，她总是说自己一点也不寂寞。

拗不过母亲，我和妻子便依了她，只是平时我们都忙着，所以很少去她那儿。每次想起母亲独自一人住在老房子里，心中总觉不安。这次，正好趁“蹭饭”的机会看看母亲。

天，已渐黑，走到母亲那儿时，她已经在吃饭。桌子上，就只有一盘腌制的酱菜，我心中酸涩：“您每天就吃这个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中午吃得饱，晚上就正好吃酱菜开胃。”母亲一边解释一边站起身，“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去炒几个菜”。

走进厨房，母亲已经把柴火灶点燃。我在柴火灶前的小板凳上坐下，一下一下往灶里添着柴，看着母亲熟练地炒着菜，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。我在心中暗暗自责：我太少回来了，哪怕是回来和她说说说话，吃吃饭……

菜，上桌了，氤氲着一股久违的熟悉香气。我喝着酒，母亲说着一些家常，她满是皱纹的脸让喜悦填得满满的。母亲说：“隔壁张大妈家的鸡前几天让人偷了几只，心疼得不得了；黄婶的儿子今天出去打小工，一天就挣了二百多元……”其实，我对母亲说的这些琐碎事一点也不感兴趣，但是，为了不让母亲扫兴，我还是很有兴致地听着，并且不时地附和几句。母亲显得特别开心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在母亲眼中，能和儿子好好地聊聊天，就是一种很大的福气，而我，却一直忽略了母亲的感受，一直很少回来看她，我不知道，当我没回来的时候，她的这些话都是向谁说……

想到这，我深感愧疚：“妈，我以后会常回来看您的。”

母亲点着头，口里却在说：“你们都忙，没时间，就别到我这来了。”我的眼睛起了雾，朦胧中，我看见母亲的眼角波光粼粼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便经常回母亲那儿“蹭饭”吃，顺便带去点大米，还带点菜，母亲总是开心地微笑着，以前的孤寂，终于离她而去。

原来，“空巢”老人再怎样坚强，内心都是孤独和凄凉的。常回家看看，哪怕是以“蹭饭”的方式，也是一种很好的孝顺。

## 云自无心水自闲

■牛艺璇

唐代白居易写了《白云泉》一诗：“天平山上白云泉，云自无心水自闲。何必奔冲下山去，更添波浪向人间。”清冽迤迤的泉水，舒卷自如的白云，短短十四个字，就让读者如临山水，如沐清风，那种餐风饮露、漱石枕流的逍遥自在便在瞬间充盈胸壑，温柔成诗。

在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古代社会，中国文人追求人生价值，实现理想抱负的终极目标是学优则仕。对于底层人而言，读书确实是封侯拜相、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，因此，无数人穷极一生，试图通过自身努力，在科考中博取功名。不过，还有一些士子却剑走偏锋，走出了一条“终南捷径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唐代有个人叫卢藏用，颇有些名气，但始终不被重用，于是他另辟蹊径，假意归隐山林。当时社会上对隐士非常崇拜，不久之后，他便得到了朝廷的征召。可以说，“终南捷径”是一种政治投机，一种沽名钓誉，为真文人和真隐士所不齿。

对于历代士子文人而言，想要遁世归隐，功名利禄是必须参透的一关。王维身居高位，却不为荣华所绊，时常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，后世人称其为“诗佛”，他所写的山水田园诗，常常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“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”等精妙绝伦之句，无不流露出其闲逸萧散的雅致情趣。同时，因其山水画绝美超群，又赢得“南宗山水画之祖”之美誉。北宋苏轼评其为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”，明代董其昌更是对其推崇备至，有“文人之画，自王右丞始”之语。正所谓“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”，王维进则可以出将入相，退则可以修身养性，他的一生确如云水般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

宋代隐士林逋，在《山园小梅》一诗中写了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句，被誉为“千古咏梅绝唱”，一直流传至今。试想，假如没有沉浸式的隐逸生活，没有全身心的归于山林，



(视觉中国)

大抵是写不出如此风姿绰约，澄澈淡远之句的。
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真正隐逸遁世的人不胜枚举，他们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不慕荣利，淡泊明志，悠游于林泉渡水、白云载酒的山水之中，一边把酒临风，一边弹琴长啸，他们将身心完全托付于缥缈无定的行云，将人生悉数赠予表里澄澈的流水，诚如元代张可久的诗中所言：“山中何事？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”如是而已。

在如今的生活中，这种闲适淡然的心境正与我们渐行渐远。让我们适时把脚步慢下来，把眼界放宽去，看看远山之上流动的朝烟夕岚，听听林野之中游荡的风声鸟声，在闲适中感悟生命的真谛，在宁静中体会生活的悠然，享受如云水般的自在随性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